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六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

彤著

印

官之命者必有祿祿必稱其爵而量給於公田是周官法制之大端其等與數之相當在當時固彰彰可考也自司祿籍亡先後鄭註內史專取諸王制而本經之祿秩以晦迨歐陽氏發官多田寡祿將不給之疑後之傳會者且踵爲誣謗卽信周官者亦未得二者之等數而此制幾無從復顯余嘗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謬妄皆可得而破之會吾友徐君靈胎撰經濟策舉此相訪余爲一陳梗槩靈胎謂曷不著書以盡闡其制乃遂摭曩時所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一

得爲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爲問答於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故而總名曰周官祿田考夫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寡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法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曷嘗牴牾乃晦蝕且二千年而莫之開闡何也凡定公田之數以并數定祿之數以其等定爵之數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數定祿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數云

官爵數

周天子制官之祿皆以爵爲差於其內外諸侯官亦如之故欲知周官之祿數必先考周官之爵數而欲并知內外諸侯官之祿亦必先考其官之爵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后宮婦官之爵亦六等女給事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註者公三人孤三人卿五官官一人

亡例推於後雖數定者不計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十

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其世婦下大夫見後餘並同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

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師

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鄙師每鄙一人百五十

鄙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十人

文故闕今考補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

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

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鄒長每鄒一人七百五十鄒則七百五

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二人又

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

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故闕其爵今考入此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

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里

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  
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  
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故  
此數今考補趣馬百九十二人如按人職駕馬三良馬之誤二廋人關

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  
氏八人故爲六人今考正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

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註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  
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爲郊之鄙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鄙野九

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鄙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鄼長  
野之鄙師郊二百七十四鄼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人各如鄙

鄼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其  
皇清經解卷三十五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庶人在官者府天官八十五人地官七十九人又司門每門一  
人十二門則十二人司關每關一人十二關則十二人場人每

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百一十二人夏官七十六人秋官七  
十人凡四百五十五人史天官百四十八人地官百七十一人

又司門每門二人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則二十四人場  
人每場一人九場則九人春官二百七十一人凡五官人數諸

定從明嘉靖間重開宋本每卷末記經註字數者惟春官占人  
之史宜與龜人箠人諸官同二人而誤作一人則別從明國子  
監及葛籛本故其史共二百七十一人至夏官百八十一人又

諸本皆誤而今考正者則各註本官下云  
廋人每閑二人十二閑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凡千有  
一十一人胥天官百七十四人地官二百有二人春官百六十

六人夏官二百四十五人秋官百五十九人又條狼氏八人故  
爲

六人今凡九百五十四人徒天官二千二百有四人地官二千

五百三十二人又司門每門四人則四十八人司關每關四人

則四十八人場人每場二十人則百八十人春官千八百四十

人夏官千九百四十八人又庖人每閑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

又趣馬千有八人圉師千五百一十二人

如校人誤字趣馬千一百五十二人圉師

千七百二十人秋官千九百九十八人又條狼氏八十人

故為六人今考

正象胥每翟二十人六翟則百二十人又掌客二十人

故為三十人今考

考凡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非府史胥徒而相類者天官賈四

十四人奄二十五人工二十二二人又鬮人二十八人

故無此數今考定

內豎十人地官賈八人奄十二人春官奄八人瞽矇三百人眠

瞽三百人鞀師舞者十六人工百有四人夏官賈八人虎士八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四

百人狂夫四人工四人馬醫囚人又圉師六百一十二人圉人

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如校人誤字圉師六百四十八人

圉人二千八百有八人今考正 秋官賈

四人又罪隸百二十人蠻隸百二十人閩隸百二十人夷隸百

二十人貉隸百二十人凡五千五百有五人通計二萬一千七

百有三人其后宮婦官之爵夫人視公三人嬪視孤卿九人春

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視中大夫后六宮凡十二人

見賈氏公彥疏 下大

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天官女祝四人女史八人皆視上士

凡十二人春官世婦每宮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天官內司服

女御四人

故為二人今考正 縫人女御八人皆視下士凡十二人通計

百二十人其給事之女府及史春官世婦每宮女府二人凡十

二人女史二人凡十二人天官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

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醢十人女工八  
十人地官女春攄二人女篋八人又女橐每奄二人橐人八奄  
則女橐十六人春官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  
見疏則十六人皆類於胥凡二百四十七人天官奚六百七十二  
人地官奚四十五人又女橐每奄奚五人則四十人春官守祧  
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世婦每宮奚十六人則九十六人皆  
類於徒凡八百八十五人通計千一百五十六人其見於經而  
不可周知其數者五官之屬十一上士都司馬二人家司馬二  
人家司馬按無數  
今考補餘並同朝大夫二人中士山虞四人澤虞八人都司  
馬四人家司馬四人都則一人都士二人家士二人下士山虞

十六人林衡二十人川衡二十人澤虞三十二人都司馬八人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家司馬八人朝大夫四人都則二人都士四人家士四人庶人  
在官者山虞百八十三人林衡二百二十五人川衡二百二十  
五人澤虞三百六十六人都司馬九十八人家司馬九十八人  
朝大夫三十一人都則八十七人都士五十人家士五十人司  
市下胥師一人賈師一人史四人司隸二人司稽四人胥十人  
肆長二十人皆每官人數其凡無考其官本無爵數亦無常者  
春官之屬四男巫女巫巫凡以神任者故以仕爲士王氏應電周  
禮傳云按其職當作仕今  
從旄人舞者其爵有常數而闕者冬官是也然以五官爵數之  
可周知者去其婦官去其公孤及鄉遂郊野官鄉遂官二萬二  
千八百七十二  
人郊野官六千  
有五十八人存二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  
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以五官在官庶人數之可周知者

而五分取一以例其在冬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并五官所  
可周知之數凡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此天子外內官爵及凡在  
官者大總數之略也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註及他傳記所  
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  
夫二等自上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  
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  
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鄙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公七  
縣三十三鄙孤卿二縣八鄙大夫二鄙上下士皆各如縣鄙之  
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  
九人其王子弟之官之爵在親者如公在次疏者如孤卿在更  
疏者如大夫若外諸侯之官之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  
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  
中此皆見於經註及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  
國三鄉三遂卿鄉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  
凡十八人上士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八人中士族  
師三百七十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  
五百人鄩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  
十六縣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  
之數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  
遂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

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人  
鄒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七百  
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  
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卿鄉大夫一人  
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二十五人縣  
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二十五人凡百  
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  
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如其數通計爵數之  
可知者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  
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  
其他有爵官及婦官及在官庶人女給事之在內外侯者數皆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無考

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  
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  
曰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  
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  
之等常相因 如上公特置孤於卿上而孤四命卿三命則命又因爵而殊矣 故二者皆合爲  
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註之則孤亦  
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  
之明徵也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卽孤卿也大戴禮  
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 漢書賈誼傳亦云 三少謂三孤王制  
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

地官鄉老二鄉公一人註以爲三公兼之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不以六卿兼何也曰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已故三公可兼若鄉大夫則職專而所掌多故別置而不以六卿兼也如或兼之亦與公之兼卿老常暫殊矣

僕夫之列於上士何曰按校人職僕夫領馭夫馭夫領趣馬註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

寺人之列於下士何曰酒人之奄掌祭祀役於世婦疏以府史當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尊於酒人之奄則爵當爲士內小臣爵上士后以下事無不掌而在后者爲多寺人所掌多在內人及女宮而兼佐世婦其職卑於內小臣非止一等則不爲中士而爲下士明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八

趣馬之定爲百九十二人何也曰校人云良馬三乘爲阜阜一趣馬駑馬三良馬之數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註云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麗耦也二耦爲乘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今按三良馬之三宜爲二駑馬止八百六十四匹耳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四匹爲阜百八十當趣馬百八十人駑馬八百六十四匹爲師七十二當趣馬十二人并之爲百九十二人也馭夫之下士二人何以補也曰良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則百八十阜爲六十繫當六十馭夫序官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數正相合駑馬六趣馬一馭夫則十二趣馬當亦有二下士爲

馭夫也僕夫之補何以十人也曰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繫者二百一十六匹也良馬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當爲十廐故十僕夫也騫馬無僕夫孰掌其廐曰騫馬卑當卽馭夫掌之也騫馬之廐幾何曰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兩校凡十二廐良馬旣爲十廐則騫馬當二廐也以千二百九十六匹爲二廐可乎曰騫馬四百三十二匹而一馭夫經有定數兩馭夫掌二廐當八百六十四匹不得增多愚所以必破三爲二也良馬乘一師四圍二千一百六十四匹爲五百四十乘當五百四十師二千一百六十圍騫馬麗一圍六麗一師八百六十四匹爲四百三十二麗當七十二師四百三十二圍故圍師凡六百一十二圍人凡二千五百九十二亦以騫馬二良馬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九

法定數也然則定趣馬圍師之徒數亦如之乎曰然趣馬之徒阜四人良馬百八十趣馬當七百二十徒騫馬十二趣馬一趣馬六阜則有七十二阜當二百八十八徒故并之爲千有八徒圍師之徒乘二人良馬五百四十乘當千有八十徒騫馬四百三十二麗爲二百一十六乘當四百三十二徒故并之爲千五百一十二徒也何以知一趣馬六阜也曰十二匹爲阜騫馬與良馬同六師一趣馬惟騫馬則然六師爲七十二匹故一趣馬六阜也序官趣馬於騫馬官徒蓋皆略之條狼氏下士及胥徒之數何以皆破六爲八也曰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

郊野之設官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見四郊之吏遂大夫見凡為邑者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歷有明文也且使鄉遂之外而無官則畿疆以內教多不逮聖人之所以擾萬民者豈若是其疎哉何以知郊之官為縣正鄙師鄴長而爵為上中下士野之官為縣正鄙師而爵為中下士也曰遂之法計家以為縣鄙而郊野如之則即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何以知郊野之亦為縣鄙也曰司常云州里建旃縣鄙建旄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旒州里即鄉遂也於鄉舉大於遂舉細說見方氏苞周官析疑大謂州細謂里郊野即縣鄙也大司馬舉其地司常舉其家皆互相備也且縣

鄙對州里而言則不在六遂之中而在郊野明矣郊野對鄉遂而言則在鄉遂之外而為縣鄙又明矣其縣鄙而亦計家以為也若之何曰王畿百同私田當五百一十二萬夫通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率而家受二夫當二百五十六萬家則一同當二萬五千六百家詳中卷郊地四同當十萬二千四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為六鄉餘二萬七千四百家以二萬五千家為十縣中含鄙五十鄴二百五十餘二千四百家以二千家為四鄙中含鄙二十餘四百家以為四鄴四鄙當亦為一鄙并四鄙當亦為一縣則為縣十一鄙五十五鄴二百七十四也野有甸稍縣畺四等地甸十二同當三十萬七千二百家以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當二十三萬二千二百家稍二

十同當五十一萬二千家縣二十八同當七十一萬六千八  
百家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

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分郊甸稍縣

置爲大小五周雖算法歸於整齊要亦隨地勢短長相覆也

去六遂家數存二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家則爲縣九百五

十三中含四千七百六十五鄙也若其家而各有增減則縣

鄙亦從而增減焉此所列者皆經傳舉中法也凡公邑皆稱

縣鄙詳析疑司常大司馬二職稍縣置有都家則不如郊甸之皆爲公邑

而亦專計其縣鄙何也曰縣鄙者都家之所居也本大宰及大司徒註

故經於采邑必兼都鄙稱之且都家無定數而縣鄙有常計

縣鄙則於官爵之多少考稽尤便也何以知郊野官之爵等

遞降於遂也曰野與郊之差猶鄉遂也鄉遂制同而鄉內遂

十一

外則遂官之爵降鄉官一等故知郊野制同而郊內野外則

野之官之爵亦降郊之官一等也至郊在遂內爲六鄉餘地

而官之爵反降於遂者乃因郊之家亦以縣鄙名爲六遂屬

別之餘其地等之降固殊常也然則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

何在野而不在郊也曰野對郊爲甸稍縣置獨舉則或兼郊

或兼郊與鄉遂人治野之溝塗兼郊而復兼鄉也經田野而

造縣鄙不兼鄉而已兼郊也析疑云曰治野以作溝洫畛塗言曰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

鄉郊至縣置皆用此以治也又云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明萬民之糶阨鄉大夫之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通謂之野明矣則名郊之家爲縣鄙也又何疑曰郊之家必

不以州黨名何也曰郊之家而以州黨名必其地止降於鄉  
尙等於遂而野之降於遂亦止一等則其官之爵遞高其祿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亦遞增較今所考之祿田當益十萬五千餘夫是盡所餘之公田給之而不足矣他法用其何以供故不得不以縣鄙名而降於遂也蓋量公田之人以定其制也郊之官自里宰而下野之官自鄼長而下曷并不計其數而列之曰是皆官之無爵者無爵則無祿與遂之鄰長同非考祿所須也至序官之無郊野官文脫耳否則卽遂官爲例而省也

掌客之徒三十而被爲二十何也曰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胥十則徒百五官自王府而外無不然者掌客之胥二則徒當二十也且掌客與掌訝其事相承掌客之府史胥皆半於掌訝徒亦當半之矣王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曰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也五官之有徒而無胥者何曰始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工賈奄以下之列於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不爲有爵之士則皆在官之庶人矣其類府史胥徒也可別而言之乎曰工賈序官多列胥上或無胥而但有工賈則類胥也奄不稱士而領其官則類府也闈人內豎按其職則類胥若徒也瞽矇分上中下眡矇爲相亦如之二職相近而並列府史胥上則上瞽與其相類府中瞽與其相類史下瞽與其相類胥也韎師舞者列史下徒上則類胥也虎士列胥下則類徒也狂夫掌帥百隸當在徒上其等未詳馬醫列府上則類府也圉師下有徒則類胥也圉人役於圉師則類徒也五隸皆爲役則亦類徒也又胥師賈師下各有二史則類府也司隸司稽列史

下胥上按其職則類胥也肆長列胥下則類徒也朝大夫都則之史下徒上各有庶子則皆類胥也

胥師賈師至此皆五不可周知其數者

隸之守王宮野舍諸役者固自爲隸也其役於百官府及校人掌畜牧人服不氏者當卽爲諸徒及圉人而類徒中復計

之不慮計食之重疊乎曰無可考而別不得不復計之然人

不多而稍食寡於會計之大數重疊亦無幾耳大僕有所云

御庶子者何也曰此卽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

所者非朝大夫都則二庶子之比也

詳朝大夫疏

關人之爲二十八何以定之曰序官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

亦如之宮門臯庫雉應路凡五當二十人囿游之門蓋二又

當八人也關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註以雉門爲中門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是專守雉門與序官云每門異何也曰疏云彼言中門據有

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有守者是也何以知囿游之

門爲二也曰觀囿人掌囿游之守禁是游卽在囿中而蒙上

每門四人之文殆各有當守之門一矣

世婦卿之視中大夫何也曰王之九卿六命十二小卿皆中

大夫四命九嬪視九卿此卿十二人則當視四命中大夫也

天官之世婦卽春官之世婦乎曰然其職同故其人同也但

兩著其職而爵數獨詳於春官則未之歸一耳朱子以周禮

爲草本蓋謂此類也女祝女史之視上士何也曰女祝所掌

略如王之大祝女史所掌略如王之大史

女史云凡后之事以禮從註云亦如

大史之從於王餘詳周禮訂義黃氏度說

大祝大史之長爲下大夫次則上士后

官事小故女祝女史視上士也內司服縫人之女御何以視下士也曰領之以無爵之奄宜不得視士名之以女御則御敘于王所者尤不得視府史也經之不著其爲上士下士何也曰其數少不得如外官之於中士上半而下倍則變其例也內司服女御之數何破二爲四也曰考女御之凡當七十二人固不可少此二人女祝女史十二人中士四十而內司服之人內司服縫人十二人服之女御於王后九嬪外內命婦之服無不掌則二人亦不足也何以知世婦之中士爲女御也曰女御者九御之屬也九御者世婦之卿大夫也世婦之卿大夫爲九御則世婦之中士爲女御明矣且安知春官世婦中士八人上不元有女御每宮四字也女御爲九御之屬九御爲世婦之卿大夫其有徵乎曰內宰之教九御在教九嬪之下九嬪則掌教九御而二經別無教世婦之文則九御非世婦歟世婦之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并爲三十六人則爲九御者四九御非世婦之卿大夫歟九嬪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則九御所各帥者女御也女御非九御之屬歟何以知女祝女史之爲女御也曰上蒙女御之文也苟非女御則七十二人而少十二人尤不可也女御之必爲七十二人何也曰七十二人則其數八九得倍於世婦之卿大夫爲其屬乃足也且合夫人嬪婦而計之於王妃百二十之總數仍無關也世婦女御之數與昏義所云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不合何也曰此周制也昏義所云夏制也故各與其外官之數

相當也

周六卿之屬中大夫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與世婦卿大夫之數適相當惟上士以下參差耳 康

成以昏義註周官誤也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曰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內宗外宗之不列何也曰其人皆因事而至非專官雖有爵而無祿也

女酒女邊等之類胥奚之類徒何也曰按註疏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夫女能曉解酒漿等事則有才智矣女酒三十人而奚三百人則一女酒爲十奚之長矣女邊十人而奚二十人則一女邊亦爲二奚之長故女酒之等類胥奚止堪給使役故類徒也若寺人之職有內人及女宮何也曰內人謂女酒女邊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宮謂奚也然則註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以內人爲女御非歟曰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爲內命婦內宰註已言之且閹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爲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徵

本姜氏兆錫周禮輶義內宰職

尙安得

以內人爲女御也女府史在女御之下不爲女御則爲女府史而或類胥矣女宮之爲奚何以知之曰女宮爲刑女之在

宮中者見於寺人註而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註以奚爲宦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註以奚爲女奴女奴卽司厲入春臺

之女子

此盜賊之帑從坐者春臺在宮中

宦女卽掌戮守內之宮者

司刑官罪註兼

宦男女則此宮者

是二者卽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爲奚也亦不當專指宦男

家司馬之上中下土在官庶人何以補也曰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職後都司馬職

後家司馬亦如之之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卽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

禮輯義家司馬二條

總五官所存之爵數而五分取一以例冬官之有爵者乃不

及地官之鄉遂郊野官則所推得之冬官固大減於地官矣

其遇大役而治民徒也亦足乎曰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

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于司空故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

而至包州長以下官郊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此字與司常異司常以縣鄙對州里則縣鄙爲郊野州爲鄉而里爲遂此以里對州而並屬鄉師則州爲鄉而里爲郊蓋郊

以近鄉屬鄉師也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之職起野役則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兼縣正以下官野蓋當役之時鄉

自州長以下遂及郊野自縣正以下皆受法于司空以治民

徒之役事は官屬之在司徒猶在司空也故冬官雖大減於

地官而足以治也

每都每山等官之人數不五分取一以例推冬官以悉并八

大總數中何也曰得五官每數之一其人無幾而無從考其

人之凡則亦無從得其食之凡皆不足算也

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

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

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此下註引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

以元文本不相屬故去之於諸侯獨計上士者  
猶於天子獨計元士蓋卑中下士而不之及耳 輔府史庶人

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

孤也曰典命云公之孤四命註以為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

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春秋公羊傳云古者上士

下士見襄十一年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

祿不皆以四為差詳下卷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逼

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耳謂公

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大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

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云長謂公卿大夫王

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疏以大夫降於卿不合有兩卿五

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惟在公則兩為卿五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七

為大夫殷為上士若在卿則兩為大夫五為上士殷為下士

在大夫則兩為上士五為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

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春秋左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為己卿

士見定四年瑕禽為王卿士伯與之大夫見襄十年是公之兩為卿卿

之兩為大夫皆有明徵而其下可例推矣公卿大夫之無中

士何也曰公之都小於男國男無中士則公可知而卿大夫

不愈可知乎

公卿大夫之縣鄙所以定其數者何曰公之都八十里受田

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詳中卷餘並同以萬五千家為六縣中含

三十鄙餘千三百八十四家以為二鄙餘三百八十四家當

亦為一鄙并二鄙當亦為一縣故七縣三十三鄙卿之都四

十里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以二千五百家爲一縣中合  
五鄙餘千五百九十六家以爲三鄙餘九十六家并三鄙當  
亦爲一縣故二縣八鄙大夫之邑二十里受田者千有二十  
四家以千家爲二鄙而奇零附之蓋亦並計其家中數而  
定也其以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如男國男以上下士  
爲縣正鄙師  
說見後所謂禮窮則同耳公之都而加爲百里也其亦有鄉遂  
乎曰在畿內而爲鄉遂則嫌於有其國且上擬天子也大司  
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下連合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似都鄙  
亦有鄉何也曰旣名都鄙安得有鄉特使倣州黨以下之法  
教民耳有鄉者自在邦國也然則大宗伯頒祀于邦國都家  
鄉邑註云都家之鄉邑非歟曰此鄉邑謂鄉遂公邑  
析疑固亦云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與邦國都家並列也

三等國鄉遂之官爵略倣王畿其鄉遂之數何以定之曰凡  
遂之數與鄉同鄉之數與軍同蓋鄉遂俱萬二千五百家鄉  
在郊內爲正遂在郊外爲副而軍則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  
鄉故爲六軍則大國三軍知其三鄉次國二軍知其二鄉小  
國一軍知其一鄉矣六鄉者六遂則三鄉者三遂二鄉者二  
遂一鄉者一遂矣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疏以三郊爲三鄉  
魯次國而三鄉三遂何也曰諸侯地沃民衆蓋亦得爲三鄉  
三遂以就大國之列然侯與伯同七命同食者三之一則二  
鄉二遂乃其常觀春秋書襄公十二年作三軍則伯禽之後  
襄公之前嘗爲二軍其時固二鄉二遂也王畿之鄉遂比長

里宰以下士而大國次國乃無爵何也曰降王畿一等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其國不設中大夫故州長遂大夫知竝以下大夫爲之遞降而下則下士適當爲閭胥鄧長矣小國之閭胥鄧長何以知非下士也曰小國無中大夫且無中士則下士適當爲族師鄙師耳蓋又降大國次國一等也

大國次國之野皆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何以知之曰野在遂外降於遂一等遂之縣正鄙師以上中士則野之縣正鄙師以中下士明矣小國之野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不於遂嫌乎曰小國之野其鄙師亦掌五百家政合義無不以下士者而中士本無則縣正亦不得不上士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九

王畿之郊有縣鄙之官而三等國之郊無之何也曰郊之爲縣鄙者皆鄉之餘地也康成註聘禮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夫面各百里者方二百里面各五十里者方百里面各三十里者方六十里面各十里者方二十里其方二十里者無論若方百里方六十里而三分去一受田者家二百畝則方百里者止二萬五千六百家方六十里者止九千二百一十六家皆制其鄉而不足安得縣鄙故知無縣鄙之官也然使方百里之郊爲不易之地而受田者家百畝則當五萬一千二百家制三鄉訖尙足制鄙二十七縣五而上士爲縣正者五人中士爲鄙師者二十七人此亦不可不知

也何以知大國之郊而設官則上士爲縣正中士爲鄙師也  
曰國無中大夫則遂之縣正鄙師適當以上中士而在野者  
降一等郊尊於野而等於遂則其官之爵亦等於遂也大國  
之郊之等於遂何以知之曰地雖大減於王畿而官之爵等  
亦減焉則取公田之八給其祿尙足以供他用不必降郊於  
遂以更降其官之爵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六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七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彤著

公田數

制王畿及畿內外國邑之地皆主于田田有公有私私田民所受公田則祿所自出也故考周官及內外諸侯官之祿者更必盡知公田之約數王畿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一易者二而當一再易者三而當一通三等而約之爲二百八十八萬夫受田者二百五十萬家公田三十二萬夫若畿內都邑以下之地大都含四都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三分去一爲田四千有九十六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一

井爲夫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通其等爲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夫受田者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家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小都如一都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千有二十四井爲夫九千二百一十六通其等爲四千六百有八夫受田者四千有九十六家公田五百一十二夫家邑如縣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百五十六井爲夫二千三百有四通其等爲千一百五十二夫受田者千有二十四家公田百二十八夫若大都旁各加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

所加兼四旁及

四隅法本康成小司徒註下並同

則方百里方百里日同小都旁各加五里爲

方五里者二十六則方五十里家邑旁各加二里半爲方二里半者三十六則方二十五里其所加皆日加田如都邑之法而

無國征地之日成者皆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其三分去一者以其二爲甸其去不及一者甸之外或爲邱或爲邑或爲不井之田甸各方八里爲田六十四井爲夫五百七十六通其等皆二百八十八夫受田者二百五十六家公田三十二夫邱各方四里爲田十六井爲夫百四十四通其等皆七十二夫受田者六十四家公田八夫邑各方二里爲田四井爲夫三十六通其等皆十八夫受田者十六家公田二夫井各方一里爲田九夫爲畝九百通其等皆四百五十畝受田者四家公田五十畝若畿外邦國之地上公方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三分去一爲田十六萬井爲夫百四十四萬通其等爲七十二萬夫受田者六十四萬家公田八萬夫侯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六三分去一爲田十萬二千四百井爲夫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通其等爲四十六萬有八百夫受田者四十萬九千六百家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伯方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三分去一爲田五萬七千六百井爲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通其等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受田者二十三萬有四百家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子方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三分去一爲田二萬五千六百井爲夫二十三萬有四百通其等爲十一萬五千二百家受田者十萬二千四百家公田萬二千八百夫男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爲田六千四百井爲夫五萬七千六百通其等爲二萬八千八百夫受田者二萬五千六百家公田三千二百夫其都邑以下之公田法與數悉如畿內惟成亦有加云凡通

不易一易再易之等而約其夫數皆以二當一其地具三等者  
卽界內而通之不具三等者并界內以通之凡公田一夫去二  
十畝爲廬舍實八十畝

王畿地方千里三分去一其井數夫數與康成載師註不合  
何也曰載師註計夫而不計井故方千里爲九百萬夫去其  
三之一爲六百萬夫今計井而後計夫則方千里而去其三  
之一止六十四萬井夫亦止五百七十六萬矣康成從王制  
今從漢書刑法志所以從漢書者以公田出於井也康成小  
司徒註亦計井而後計夫豈有異於漢書也曰漢書渾言畿  
內庶邦之井制未必不兼鄉遂公邑小司徒註則以井爲專  
在都鄙也井不專在都鄙歟曰然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鄙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吏而攷夫屋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見小司徒註

屋在鄉郊

則井可知鄉郊有屋井則遂與公邑可知且六十四井爲甸

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南郊

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

孟子亦云鄉

田同井則鄉郊之制井益明矣故康成分十夫有溝百夫有

洫千夫有澮爲鄉遂田不井之法匠人井間之溝成間之洫

同間之澮爲都鄙井田之法亦非也蓋二法無殊通行畿內

與鄉遂郊野之制井相成云

附五溝異同說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註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爲呷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間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間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間以溝其溝不占井間乎十井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四

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

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井十井所各

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塗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

十之一而間以洫其洫不占成間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

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

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

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間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間以澮焉

其澮不占同間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

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

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既層遞而上文勢

卽不得

不然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

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

尺爲二百步百爲畝畝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澗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澗九澗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強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中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畝縱者遂橫畝橫者遂縱遂與溝澮與澗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各長三萬步九其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爲阻固也

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之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遂人之所加而三溝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及二百夫乃加千乃匠夫而遂云萬夫亦遞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固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

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舍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舍九十成九十成舍九百通九百通舍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井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井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井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千夫卽所去之

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間而占其十之二弱

溝畛占三

百六十夫澮涂占六百四十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

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城郭

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

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

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

否則因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之一分其所占爲井三十六萬爲夫三百二十四萬較二分之田數何以贏百之四也曰古者制國稅軍賦皆因井田方百里爲六千四百井方千里爲六十四萬井苟井數無闕則賦稅亦無不足故有贏皆井入所去中也其所贏有過百之四者乎曰過百之四則井田數闕而不足以制賦稅矣載師疏謂畿內山林多豈有二分土田蓋地大或然地小者必不然也井田之數整則其形亦方平平曰不方平田不可井然方平不盡如圖康成已言之若截長補短以方其實俾分數悉均亦賴有步算諸法耳凡山林之屬之所占可別而計之乎曰五溝五涂而去其

徑遂其所占爲井萬五千四百六十六爲夫十三萬九千二

百溝畛占三萬六千夫澶涂占六萬四千八百夫其餘則皆滄道占二萬八千八百夫川路占九千六百夫

溝涂外數者所占也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

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

得也其法具五溝異同說矣城郭宮室之所占可推知乎曰

可推者惟王之城郭與農夫之家耳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

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

雒篇云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故以六爲七今從太平御覽居處部所引改正按百八

十丈爲一里其丈數與里數正相符則鎬京當亦然矣郭之

大者曰邪公羊春秋文十五年傳云邪者何恢郭也註云城外大郭作雒篇云邪方七十

里故以十爲百則太且下云邠甸方六百里不應刻句俱在邪內今從後漢志註所引博物記改正御覽引周書作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七

七十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繁洛

水北因邾山則邪之大小蓋因地勢異於城之有定數故鎬

京之邪不可推也公卿大夫之城郭亦可推乎曰其所占夫

數可推而采地無常城郭之總數不可推也其所占各幾何

曰由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

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

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本左傳隱元年

疏定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

夫九也鄭祭仲之論都城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畿內外通行之中都猶畿內小都小都猶畿內縣也郭

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國策於

卽墨既

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又云五里之城七里則郭之夫數之郭明前五字爲七之誤後五字爲三之誤矣當四倍於城強也農家之所占幾何曰廬在田中勿庸計其在邑之宅家亦二畝半

本趙氏孟子註

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當

占地六萬四千夫也

地之分不易一易再易也惟見於大司徒制都鄙之條今以槩畿內及庶邦何也曰無大小中外而各有厚薄地力之常故小司徒之均土地遂人之辨野土大司馬之以地制賦皆分上中下三等而通行畿內及庶邦不易卽上地一易卽中地再易卽下地豈獨爲都鄙之制也其所均所辨所制果通行畿內及庶邦乎曰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八

馬布政于邦國都鄙皆兼畿內與庶邦則其均土地及以地制賦可知矣遂人治野達于畿所謂野者乃城郭外之通稱

詳上卷

則其辨野土之兼鄉郊都鄙可知而庶邦遂人之所辨

亦可知矣不易一易再易之爲上中下地何以知之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而遂人上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五十晦

一易之地家二百晦而中地夫一塵田百晦萊百晦再易之

地家三百晦而下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二百晦畝數同則其

地宜無不同也不易之地家百畝較上地之家不少萊五十畝乎曰家止百畝則爲上地之上者而終不易百又五十畝

則僅爲上地而或易或不易

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休其一更三歲而徧益每分連二

歲不易至三歲乃易云大司徒與遂人蓋各有二等彼此相備故畝數

不同而同也孟子王制皆言一夫耕百畝而無易不易之差何也曰孟子王制因代耕之祿而計五等農夫食人之多寡

以爲差故專言所耕不及地等而地等固寓其中也此五等農夫所

受田在周官爲上地以上地家七人而此之中農亦食七人也是例推則中農食八人而上食十人者爲上上地中農食六人而下食四人者爲中地中農食五人而

中次食四人下食三人者爲下地皆可知矣通地之三等而約爲二夫當一夫豈以其古法而輒用之乎曰非獨以古

法而用之蓋二當一則去其夫數之半而所存皆歲種之田

雖一易再易猶之不易而考祿可得其實也歲所種之夫數

果皆準乎曰其數由通且約而得之安得皆準卽間有準者

亦不能無所增減蓋人稠則力田者多每化瘠爲沃而歲種

屢增稀則反是也然歲種之中數固卽此通且約者而存亦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不準而準者矣

大都合四都而方八十里小都如一都而方四十里家邑如

縣而方二十里何以知之曰小司徒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

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

四甸按二十五里乃家邑之有加田者若四甸之正則方二

十里也五十里乃小都之有加田者若四縣之正則方四十

里也百里乃大都之有加田者若四都之正則方八十里也

至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稱地稍地如甸地之制則四甸爲家

邑而家邑亦如縣地之縣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四縣爲

小都而小都亦如置地之都也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置地制

爲都則以四都爲大都而大都合四都也然則小司徒之縣

都與載師之都邑有異乎曰載師之都邑謂采地小司徒之縣都謂凡土田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本縣本註亦專指采地殆未審耳何以知稍地如甸地之制而置地制爲都也曰四邱爲甸出車一乘而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稍二十同并郊甸凡三十六同而作雒篇謂郊甸方六百里以甸包稍則稍地之亦制爲甸明矣大宰之九賦家削之外繼以邦縣邦縣之外繼以邦都邦縣卽縣地邦都卽置地則置地之制爲都亦明矣何以知家邑亦四甸小都亦四縣大都則四都也曰小司徒由縣而都則都之下爲縣載師由家邑而小都則小都之下爲家邑家邑之與縣小都之與都其等皆同則其制亦同而大都之制亦可推知也已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十

制都邑之大小以地亦本載師及小司徒經註也而林氏椅據大司徒經謂家百畝家二百畝家三百畝皆計其室數以爲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見訂義何歟曰林誤也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下云以其室數制之乃卽域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故仍從載師及小司徒云

計縣都之地則三分去一計甸邱邑之地則不去三之一何也曰此亦定以小司徒經註耳九夫爲井方一里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十六井方四里四邱爲甸則六十四井方八里本不兼三分之一無可去也四甸爲縣則二百五

十六井宜方十六里而方二十四縣爲都則千有二十四井  
宜方三十二里而方四十本兼乎三之一不可不去也其或  
兼或不兼何也曰縣鄗地大則山陵林麓川澤六者必有所  
兼甸邱邑地小又皆井田積實數無自而兼也

都家之地而三分去一亦必有山澤林麓乎曰然山澤林麓  
所以資灌溉助食用不可無也且使都家而無之則皆屬諸  
天子而鄉遂公邑之田所以供祿而給用者不亦有所不足  
哉然則邈師辨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何但及邱陵墳衍  
原隰也曰亦邈師分掌其所辨則然耳若大司徒之制都鄙  
固兼辨山林川澤之名物也故在王制惟山之名澤之大者  
不以盼則其他無不盼也所以都家之田亦約止三之二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十一

有徵乎曰周頌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吳氏澄以爲小都之

里數

詳周禮考註

夫小都之里方四十而但云三十則亦止三之

二也小都如此則大都與家邑可知矣詩之云亦服爾耕十  
千維耦何也曰小都之田四千六百有八夫每夫耕者一耦

當九千二百一十六人云十千者猶三分方四十里之二當  
三十二里而云三十里舉其成數也詩云駿發爾私而小都  
之田數則兼公得無異乎曰耦以十千則合公私田而大事  
其耕矣詩之義固上下相成也康成以夏少康在虞田一成  
而衆一旅爲二夫當一夫則封邑亦專計田矣豈夏時畿外  
之法異於周之畿內乎曰所謂田一成者乃去三之一以爲  
田亦止五百七十六夫或稍贏耳至衆有五百人蓋其田多

不易而家受一夫者多也小雅云俶被甫田歲取十千傳謂一成九萬畝其公田萬畝以爲公卿之祿則所封不皆田乎曰李文貞以此爲述幽公以來舊俗不係於公卿詳詩所則甫田非采地乃幽公之所闢適一成無山麓川澤又皆不易故公田有十千也由數事推之則地之無山麓川澤者雖介在都家亦必但爲公邑而不爲采邑矣

都與家之地果皆有三等乎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大司徒謂凡都鄙之受田者也註云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是都家之地皆三等固有明文矣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邑者家邑物主易不易而言本訂義黃氏度說則又家有三等地之徵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也邦國之都家其地亦如畿內乎曰縣師兼掌邦國之地域則所謂凡造都邑者通乎畿外本訂義王昭禹說而其地亦各有三

等矣故康成謂齊國下大夫之邑三百家詳坊記疏益方一成而去三之一又通三等六百夫而皆以二當一也本易訟卦疏三百六百皆

舉成數凡地之三等亦相爲贏縮乎曰縣師既辨其物贏縮宜

不相遠若商子謂方百里而惡田處十二良田處十四見來民篇

其大較也良田卽不易一易者惡田卽再易者較通爲二當一之率則良田處十一惡田縮十一也然夏

少康在虞田一成而衆一旅殆又不易之等獨贏也詳見前則

周之所封宜亦有如是者矣

加田見司勳謂田加於賞地也采地而亦有加田乎曰晉語云官宰食加乃統言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

也庶邦如是畿內可知矣其所加里數何以定之曰王制畿內國不過百里乃殷周所同漢書刑法志謂百里爲采地之大者專就殷周言不及夏蓋夏時采地在畿外侯服也故八十里者以百里爲極等而下之詳胡氏渭禹貢雜指

則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皆八分

采地之邊數以其一爲旁加之數蓋古法而存於小司徒註者也註雖不及加田然百里而止爲四都則所餘三千六百

井固足包加田於其間下焉者亦如是耳畿內國之不過百

里何也曰過百里則不足於封矣古之百里當今幾何里曰

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蓋古者三百步爲里見穀梁春秋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

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李氏翱平賦書宋如唐

見馬氏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大於

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亦仍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從小司徒註所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一

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守拒法宋迄明沿之

國朝以五尺五寸爲步見王臨上居易錄所載孔氏尙在周

尺考今仍以五尺爲步凡歷代步弓尺長短不一今步之而

尺乃乾隆元年工部所重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

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

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

分故今之三百六十步當古五百四十五步強百之爲五萬

四千五百有四步強其三萬步爲古之百里以五百四十五

步強除之則得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也以所得數開方

之其積有幾曰三千有二十九里強也凡旁加算法多有奇零其與之地也若何曰與之地非盡環其都邑必有但足其加之之數者若小都別以九成家邑別以二成一邱則已足

而整也九成卽方五里者三十六之整數二成一邱卽方二里半者三十六之整數所加無國征

何也日不以田稅四之一入於王也入稅法詳下卷司勳註云所以

厚恩是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日分其粟與之而已

加田之不及上土何也日公卿大夫之田亦必有大功而後

加上土則魯卑任輕雖有功不大故未嘗有采地也何況加

田若受賞地與出封為附庸則有之矣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賦功白虎通考黜

一篇云元土有功者為附庸通典云天子元土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但不進魯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

君名也詳職官類秩品篇

### 附古尺圖

##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十四

右圖摹宋秦爐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

一周尺漢志銘款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按宋

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為周尺卽此也詳蔡氏律呂齋

書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為近古且最著云

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

男方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為百里小都方四十

里加為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為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

司徒之經註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日孟子因籍去而

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

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註疏以爲夏殷之制  
畿內有國始於殷詳見前而湯國七十里卽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

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  
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  
蓋別有所据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卽孟子之地篇  
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

或以爲皆實田謬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旣各別差其里數  
而尙存夏商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  
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卽武王分土惟  
三之義也  
詳朱子語類周禮小戴禮二卷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  
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  
亦詳朱子語類故大增若畿內

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  
詳王制註疏及訂義陳君舉說周公因  
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

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

曰此孟子卽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  
左傳襄二十五年載子產責晉所云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者與孟子相類孔疏亦謂指夏殷時朱子謂是應急之說非至

也 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謂太公受地五百里  
見內篇三益太公實以太師加命受上公之地故史記世家亦特謂齊爲大國其後嗣稱侯不稱公益更賜侯爵也

記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  
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乃與周官之制合  
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傅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

大司徒所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其封疆也所云其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如其說田之多者不過地之半今以三分去一之外皆爲田則其說果不可從歟曰然三分去一見於王制見於漢書刑法志乃三代畿內外所通行食貨志述魏李悝之言悝言地方百里山澤邑居三分去一

爲田六百萬畝且在戰國則井田未變此制亦未變豈周家方行井田而已紛更也若謂卽食者而去其三分之一則田且益寡何

大其封疆如是而男更無以爲國謂大其封疆以包附庸則附庸於諸侯非牧正帥長及有德者未之輕錫而所錫亦在封疆之外本康成註故知公侯等之田必皆三分之二也然則經

皇清經解 卷三 田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去

所云食者必從康成地貢輕重之說歟曰地貢者市美物以貢王室特食者之一耳食者則并留穀五等國以待王之用所包甚廣本東萊呂氏說詳馬氏通考田賦第三卷凡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

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皆在其中詳下

卷故不曰貢而曰食食讀去聲如孟子食人之食蓋大司馬

上地食者參之二云云自地之可食者言此則自有其地者之食人言也三分去一之文周官何以無之曰此司空之事當見於冬官冬官亡故無文也

邦國之成之有加何以知之曰成者公侯伯以封下大夫子男以封卿者也詳下及其有大功而加田亦法之常耳但成

之旁加爲方一里四分里之一者三十六較縣益奇零尤必

卽便近之整地與之矣

凡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等固約爲二夫當一夫矣而有或易或不易者介其間則若之何日或易或不易者與全不易者皆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并一易再易者爲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四其所并又二十五夫而當十二夫也一夫二十五畝而當一夫何也日不易之地家百畝或易或不易之地家百五十畝通其等而約之則家百二十五畝也六夫二十五畝而當三夫較二夫當一夫之率畿內宜減十一萬五千二百夫則公田宜減萬二千八百夫曷爲不計其所減而專用二當一之率也日二當一乃槩以三等六百畝之整數折半通算便於例推故專用其率若公田所減在三十二萬夫中僅去二十五之一於國家食用未甚贏縮且歲種之夫數有時而增則公田亦不果減是可計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七

公田一夫去二十畝爲廬舍漢書食貨志之說也於經有徵乎日中田有廬詩固言之矣孟子云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漢志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二說其小異乎日否孟子略而漢志詳也至各受與同養則分領而後助治事亦相因耳八十畝之稅人幾何日九穀以粟爲主人註十斗日斛見聘禮及漢律麻志在中地歲常得粟百六十斛也何以徵之日魏中地也見詩甫田疏漢食貨志述魏之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

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

按周官中地家六人中歲人月食食三鬴六斗四升日籩每月食一

石九斗二升歲食二十三石有四升六人歲凡食百三十八石二斗四升則以百五十石食六人尙餘十二石弱悝復言

供五人不足者兼賦稅及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

凡費用計之乃當時法張晏註云大孰收六百石中孰收四百五十石下孰收三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

大饑三十石若取上孰補大饑中孰補中饑下孰補小饑其

所補之餘復補無年如春秋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類及中歲之不足歲常

得二百石斛亦稱石宋以前皆然近代則五斗爲斛兩斛爲石八十畝故減四十

斛也至上下地歲入之常則加減七者之所收以通其率而

數亦無不得矣管子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間中年歲

爲趙河汝之間卽魏中年歲二石乃其上也兼饑燕通計之

歲常得三百石也禁藏篇云歲兼兼惡畝收一石則一夫爲粟止百石蓋又

粟止百石蓋又粟與米同乎曰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卽爲

米故食貨志以百畝之歲收爲粟百五十石也苟有甲則畝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百而米止七十五石尙得謂中地中歲哉百六十斛當今幾

何石曰三十二石蓋漢之量與周同詳律呂新書而漢量有容二

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

之十當今之二也本蜀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容六升者彤親見而較之古之百畝當

今幾何畝曰古者百步爲畝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

畝大於古百四十步大畝始於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先師何學士云意秦但行

之西陲漢乃編於天下也古步六尺今步五尺漢之尺與古同今之尺以

一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五尺當古六尺七寸五分故今二

百四十步當古三百六十四步強百之爲三萬六千四百有

六十四步其萬步爲古之百畝以三百六十四步強除之得

二十七畝強則所當今之畝數也朱子語類周禮卷云古百步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

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形按宋步弓之長短略同於周故但每畝加百四十步計之也四十一畝下不云三分畝之二舉

成粟之外有入乎曰有閭師縣師所徵草木鳥獸布帛之貢也草木布帛皆出邑宅田廬之所樹鳥獸則豕犬雜畜於宅廬馬牛羊畜於休不耕之地

詳見形周禮小戴

無一不關涉公田而

邑宅復與田廬相表裏故皆當有入也若不易之地歲耕種而不事馬牛羊之畜者若之何曰地之易者穀入少而有所休者以事畜則所貢益以馬牛羊不易之地無所休者以事畜則無馬牛羊之貢而穀入多矣易物而計其直蓋亦無不均也穀之入十取其一也草木鳥獸布帛之入亦十取其一乎曰草木布帛與鳥獸之豕犬雜即載師園廩之征當二十而取一馬牛羊即載師遠郊牧地之征當二十而取三也

師載

皇清經解

卷言十七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九

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畜牧自遠郊始其所征重於農田者人力少而利厚也餘詳形釋地征篇

治天下無過用人理財而用人莫先於定官制理財莫重於定田賦以田賦之所入祿天下之官以治其民而以其餘供宗廟朝廷會盟征伐救患恤災之用自王畿以至於庶邦無不處之而裕如此其法在唐虞三代之書惟周禮爲大備蓋周公集古聖之成以爲治天下之極雖萬世莫能違也世變屢更法隨書缺後之學者不能深通聖人之意各以其私妄生疑難謂其法多不可行卽制祿一大端而官多田少祿已不給余鄉者未之深考不敢力折其非壬戌之春擬爲經世之策乃執此訪吾友沈子冠雲冠雲心細而力沈窮其源竟其委達其旁支以著周官祿田考三卷而其法數意指無不明確而詳備焉余因歎漢唐以來制多非古在州郡之屬縣縣令專其事丞尉往往闕宄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至所置保正甲長之類多一方狡獪無賴之徒甚且導民爲非而殃民自肥者周禮則比閭里鄰之官罔非正士大小司徒考其成而受其要使天下如一人之身血脉不殊雖毛髮肌膚一氣相通痛癢畢應而制其田祿又充然有餘何慮之周而法之密也其大端已如此則凡制之行於當時而足爲萬世法亦斷斷無疑矣但世有升降事有變遷因時度勢使法稍異而意不違於聖人以庶幾成周之治是又在損益之善而已同邑徐大椿謹書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八

學海堂

周官祿田考

吳江沈徵君彤著

祿田數

周天子及內外諸侯官之祿雖其籍皆亡而未嘗不散見經註及他傳記今卽官爵公田二篇復以所散見者參互考之以悉差其等而粗存其數周天子之官則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邱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更疏者之士食如大夫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內諸侯之加田則其宰各以其爵分食之外諸侯孤卿大夫之加田亦如之凡所食皆取諸公田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公三人人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夫孤卿十四人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凡七千一百六十八夫中下大夫三百三十七人人食百二十八夫凡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夫上士千一百五十人人食三十二夫凡三萬六千八百夫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人食八夫凡三萬五千九百六十八夫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人食二夫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人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一

五十畝凡萬有八百五十一夫五十畝又不見于經而推知其  
爵數者上士十一人食三百五十二夫中士十有八人食八千  
有六十四夫下士五千有三十九人食萬有七十八夫又所闕

冬官之有爵者約五百二十餘人其所食以五官食數去其公

孤及鄉遂郊野官之食

公孤去七千六百八十夫鄉遂官去十  
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夫郊野官去萬八  
千四百九存三萬五千有三十夫而五分取一以例之當食七  
十四夫

千有餘夫所闕庶人在官者約四千三百四十人以五官在官

庶人之食例之當食二千一百七十夫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

四十餘夫爲員備位定而數可周知者常祿之總數王自食二

萬有四百八十夫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

事王宮士庶子之食及國中之法用皆是給焉其外九萬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二

千七百七十餘夫以食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以念國中及

鄉遂郊野之法用亦分在所封都邑中若內諸侯之公田公二

千有四十八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其

卿二人食六十四夫下大夫五人食四十夫上士七人食十四

夫下士三十三人食十六夫五十畝凡百三十四夫五十畝存

千有八十一夫強孤卿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自

食者八十夫其大夫二人食十六夫上士七人食十四夫下士  
八人食四夫凡三十四夫存二百七十夫大夫百二十八夫王  
食者三十二夫自食者二十夫其上士二人食四夫下士七人  
食三夫五十畝凡七夫五十畝存六十八夫強凡所存皆以食  
他有爵之官及在官庶人與給國中縣鄙之法用其所加之公

田皆食其宰與給縣鄙之法用若外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  
王食者四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  
十二夫卿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下大夫二十三人食七百三  
十六夫上士百一十七人食九百三十六夫中士六百七十六  
人食千三百五十二夫下士三千有五人食千五百有二夫五  
十畝凡五千八百有六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有七十三夫強  
侯五萬一千二百夫王食者萬七千有六十六夫強自食者千  
二百八十夫其卿五人食六百四十夫下大夫十七人食五百  
四十四夫上士八十七人食六百九十六夫中士四百四十四  
人食八百八十八夫下士千九百六十九人食九百八十四夫  
五十畝凡三千七百五十二夫五十畝存二萬九千一百夫強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伯二萬八千八百夫王食者九千六百夫自食者如侯其卿五  
人下大夫十七人上士八十七人食並如侯國中士三百七十  
二人食七百四十四夫下士千六百一十一人食八百有五夫  
五十畝凡三千四百二十九夫五十畝存萬四千四百九十夫  
強子萬二千八百夫王食者三千二百夫自食者三百二十夫  
其卿四人食百二十八夫下大夫十一人食八十八夫上士五  
十七人食百一十四夫下士三百有五人食百五十二夫五十  
畝凡五百四十四夫五十畝存八千七百三十五夫強男三千  
二百夫王食者八百夫自食者如子其卿四人下大夫十一人  
上士五十七人食並如子國下士百五十一人食七十五夫五  
十畝凡四百有五夫五十畝存千六百七十四夫強凡所存以

給也祿食及法用與在所封都邑中悉如王畿凡外諸侯食王自九貢而外皆供王行及使于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與內諸侯之入稅殊若畿內賞地加賞田及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並無常數則減省攝官試官封邑官之食足以當之畿外國亦如之

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置地家邑卽縣註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卽縣卽都

專以大小之制言餘詳中卷註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註云公

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

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註兼九命言自大夫而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四

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詳見彤周禮小疏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

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

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之有無而殊其命

數明矣疏云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者今乃封于畿外也夫命數同者雖

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

則皆食縣况爵等與命數俱同者寧以封不封而殊其食也

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大功德也豈未封邑而不之稍殊乎

曰封邑者其公田之入有貢于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

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

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上士食甸中

士食邱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由大夫食

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也是何田與爵之適相當也曰田自邑至都止五等四其都亦止六等而孤在卿上大夫有中下爵本八等若不令孤卿同六命中下大夫同四命以并爵爲六等則上下之田安得皆以四爲差是田與爵之適相當者由命數齊之蓋聖人于爵祿命三者固更迭參互以各得其制也

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其卿以下之爵等如男國則卿以下之食亦如男國也孤卿之大夫士大夫之士其食並如公不嫌乎曰孤卿之官已殺公一等大夫之官已殺公二等食雖同無嫌也若不同亦不足于食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三等王子弟之卿大夫士其食之所加何以知之曰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八十里地有加同食百里稍疏者與孤卿同食四十里地有加同食五十里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里地有加同食二十五里

本大宰及戴師註疏

則其官之食當亦如

公孤卿大夫之官矣王子弟之食何以不列也曰王子弟非官也若其爲官者則公孤卿大夫中已該之矣

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凡命數同者祿亦同則命數殊者祿亦殊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命各半於王國則其食當亦降於王國矣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得祿也侯伯之卿大夫士食

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曲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則其祿亦皆如公國也土之一命上中下同乎曰中下士不命其祿秩專以爵等耳何以知中下士不命也曰卿三命半王之卿大夫再命半王之大夫其上士之命適半王之中士而中下士不得命矣且卿三命比王之上士大夫再命比王之中士則一命而比王之下士者必上士獨也凡卿之食縣下大夫之食甸有徵乎曰左傳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

見襄二十七年

鄭志以爲邑方二里

見坊記疏熊氏說熊以免餘辭邑之言當據古法故

如此釋之杜氏解左傳謂一乘之邑則據當時僭擬說誤也

是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也

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

易訟卦邑三百

戶鄭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見坊記疏

### 皇清經解

#### 卷三百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六

小當作大

惠定宇云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鄭以爻位二爲大夫三百戶於采地爲至薄

苟自蔽隱守至薄之祿而不敢與五爲敵則无眚也但采地三百戶在大國誠至薄在小國未嘗不厚小字恐大字之誤

成去三之一卽甸也有此二徵而上下皆可無疑矣若未封

者之食與已封者同亦如畿內耳

晉語叔向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一甸不易者一卒之田一邱不易者也時雖多所

按彼卿之祿如此下大夫彼上大夫之祿如此上士蓋一旅之田卽一甸不易者一卒之田卽一邱不易者也時雖多所

變更猶有周官遺制

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食井何以知之曰子男無中士

詳上卷

故上士降而

食邑上士食邑則卿大夫之食之遞降明矣大國次國卿大

夫士之食旣降於王國一等而小國又降於大國次國一等

何也曰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皆降大國次

國一等故也此亦以命數之殊而殊其祿也王制云大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如謂如其祿是卽一國之卿而非命於天子者則其祿亦有降耶曰此次國指七十里之國則卿以命於其君而祿有降或亦夏殷舊法非周官制也王制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內史贊王制祿註全引其文亦皆夏殷舊法歟曰未可知也要其足註周官者惟卿四大夫祿與君十卿祿耳中士以上倍以爲差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七

在周官爲差祿以四者之半或試官攝官致仕官之食有如是者

詳見後

豈正爵之常祿乎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百畝固

周室庶邦所通行然不言公私各五十畝又不言王畿之下士加一等則亦疏矣在官庶人之食并庶邦不殊于王畿而庶邦下士之祿不殊其庶人在官者何也曰亦所謂禮窮則同也

庶邦孤卿大夫之加田其宰各以其爵而分食如王畿也可悉推而知乎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

詳喪服傳註疏

在王畿公以卿爲之孤卿以大夫爲之大夫

以上士爲之由王畿例推而下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

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有徵乎曰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爲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爲家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卽其宰也

潘景昶云賜貨爲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

亦以則餘所推者宜亦無不得矣文子子車果皆爲卿乎曰

苟子車非卿而大夫其宰安得並稱大夫至文子聽衛國之政亦見檀弓焉有聽國政而非卿者何以知上公之孤之宰非大夫而卿也曰上公之孤四命燕禮稱孤爲公益如王之

公王之公以卿爲宰故知上公之孤亦以卿爲宰而不與三命卿之宰同也王之公果以卿爲宰乎曰左傳有所謂王叔

之宰者王卿士之大夫也

襄十年傳云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按王叔伯輿皆

王卿士宰卽大夫卿以大夫爲宰則公之宰卿而大夫之宰大夫卽宰互文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八

上士皆可知矣凡宰之人數各有幾曰制事之謂宰

本曰蓋

家止一人猶王之有家宰諸侯之有執政也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如之何曰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之卿之上士亦食邑矣子男之卿之宰亦上士而食邑何以知之曰以子男之卿再命與公侯伯之大夫同也

凡所食之取諸公田也將與之田而令自取乎抑收其穀而給之乎曰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賞地爲然其餘則皆

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

穀爲米粟委積之通稱

以待國之匪

頒賜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

卽匪頒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虞人註云匪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

也大宰註云匪頒王所分賜羣臣也皆未盡其義稍食則食之小者廣韻訓積為小蓋本膳夫稍事

委積于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

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畷與坡通玉篇引風俗通云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

兆曰經十經曰垓形謂畿內之田實不及九畝取所入以

正食官實不止一經觀射父者約舉大數言之耳詳中卷

謂是也稍食與祿有異乎曰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方氏析疑云宮官字之誤也馭夫為中士下士官中則師園府史以下易

氏祿云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見司義司

士職形謂邦國都鄙之士多不命其稱祿當卽自下士以上

又婦官之食不稱祿而稱財內人女官皆稱稍食略見內宰

經內人女官詳上卷內宰觀官正食官府之眾寡內宰食王

倉人之待邦用也穀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二者雖不

得齊則其給若之何曰王之圖國用也以民數而進退之

專言祿而祿在其中是卽給之之法也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

之饑歲饑則任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

而已矣此蓋周官凶年頒藏之遺制若豐年則于常祿外有

賜也以民數而進若穀土多化瘠為沃而公田以大增也將

亦均所增以益官之祿乎曰否公田之大增由受田者之甚

稠也受田者甚稠則郊野之官當亦大增而朝官且必有加

彼其祿皆取給於所增之公田矣又何以益舊官之祿况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官之祿已足也其給以歲乎月乎日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當亦然耳大宰註云祿若今月俸蓋漢亦承周法也人給之乎給于其長乎曰王氏與之謂官長各受給而分之所屬也見訂義舍人職觀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註以爲計其用穀之數按古者穀幣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分送宮

正內宰使守而頒之則其他可例推矣穀之外有草木鳥獸布帛之給乎曰有其孰掌之曰委人斂凡畜聚之物而以縣都之聚待頒賜所聚謂草木頒者分頒則草木之給掌於委人也大府受九賦九功貨賄之入而以家削之賦待匪頒此賦賦此賦賦此賦賦專指貨賄與在大宰九賦九式此賦賦專指貨賄與在大宰九賦九式中主粟米者異詳見形周禮小疏九內府又受諸大府以待邦之大用所謂大用者分頒在其中註以大用爲朝覲之頒賜亦未備 賄者

皇清經解

卷三巨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十

布帛本大宰註則布帛之給掌于大府內府也惟掌給鳥獸者無

從考耳是三者殆非月給乎曰各以其時

庶人在官者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庶人在官者食井井公田百畝通率二而當一則五十畝也五十畝不足以代耕則其家更食私田五十畝載師有官田註以爲庶人在官者之家所受田半于農夫其受田半農人者以半食於公田是也載師註蓋本古法特未及其義是

也亦轉足徵所食公田之止五十畝矣府史胥徒之所食其差若何曰小司徒論農夫所受田之等云上地家七人中人

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七人六人五人各舉所養中率下八人同則是上上地家八

人上上地卽不易之地周官人地等名三而實四詳中卷府史胥徒之食益適如地所養

之等也與孟子王制以次農以下四等等庶邦府史胥徒之

食亦同耳若府史胥徒之家而不止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也  
何食乎曰此别有餘子弟之田每人通受四十畝實二十畝  
也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五口  
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爲業如府史胥徒之在官其食當  
亦如之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載師士田下富有工  
田其賈田則包商言  
之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

本載

師註則是府史胥徒之餘子弟其受田當亦如士工商家也

士工商之所食其差若何曰鄉遂賢能之入國學而升司馬  
者一謂之學士一謂之進士皆離農而未官類於府史則當  
食府史之食工商在官者類胥食當視胥不在官者其所獲  
當亦近胥之人富商大賈晚周乃有之  
如周官法固無其弊管子云先王使農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十一

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  
均見治  
國篇謂此等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衆子而爲進士

學士者食亦當如府史獨其家不受私田以父之祿厚也詳見

後賢能之在鄉遂也若之何曰在鄉遂則士猶農也載芟之

有依其士謂農夫之子弟甫田之烝我髦士若王制所云選  
士爾雅釋言云

髦選也也卽農夫也故必入國學升司馬而士與農始判曰農夫

自八人七人六人五人而外其餘子弟當受田幾何曰以士

工商家餘子弟推之亦二十畝也孟子則云餘夫二十五畝

也然則遂人之餘夫其受田何以如夫也曰遂人之餘夫謂

餘子弟之成家而至五人六人七人者本王氏  
應電傳故受田如夫

也孟子之餘夫卽餘子弟與遂人殊食貨志謂農家衆男爲

餘夫亦以受田如此是誤合二事爲一也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在官庶人與內外諸侯下士之食五十畝其亦減十畝之入乎曰苟減之則雖受私田而代耕仍有所不足矣況在官庶人食各有差而罪隸之家且不得受田乎此必皆全給五十畝之入不與祿多者同也罪隸爲盜賊之男子其女子已入春槩而所食亦五十畝乎曰罪隸豈無弟若子司隸云帥其民蓋包此弟子言少則所食宜減多且宜增亦五十畝以中者通其率也

官爵不見於經而推知其數者祿固定矣若郊自里宰以下野自鄼長以下皆以無爵而無祿則若之何曰此與遂之鄰長皆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則如庶人在官者也土冠禮疏云府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史晉徒皆去役賦補置之蓋鄉大夫之征于國中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遂人遂師遂大夫于可任可施舍者皆辨之則六者之不征略如國中矣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遂郊野無爵之官各任其職亦各其地之賢能爲之寧不得與在官庶人比乎其役賦之去奚若曰凡治城郭涂巷溝渠轉委積與會同師田行役令夫家出民徒備馬牛車輦旗鼓兵器斧斤版築之屬坊記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誤詳方氏周官辨惑五析疑縣師職及彫井田軍賦說以至其所而給徭役皆役賦也則無不去也惟縣師稍人作民徒車輦之屬當帥而至是爲無爵之官之職非役也遂之鄰長與郊之里宰野之鄼長固無爵中之稍尊者而不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曰在官者不得食其力在田

者自不必代其耕且三者之官約四萬人

遂鄰長萬五千人  
郊里宰千有九十

六人野鄧長二萬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苟皆給以庶人在官者之祿當去公田

二萬夫而他法用將有所不足

詳見前

故不與同祿也

常祿之總數而上蒙員備位定之文何也曰不及攝者故曰員備不及試者故曰位定不及祿食之增減者故曰常祿考常祿之總數宜粗得其全且增減各數不可知故必卽員備位定者而言也凡所增若賞地加賞田是凡所減則試者攝

者之祿食也在官庶人亦有攝與試而減其食者乎曰士官

事無攝

本孟子而淮南子主術訓亦云古者士不兼官

則在官庶人亦如之蓋上職

要而下職詳詳則煩且難惟分任則不勞而有功且下之食微亦不患衆給而財傷也若試在官之事而食減於在官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以進士試官之祿例推當亦有之也官之試與攝者祿果減乎曰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下士以上之祿也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進士試爲官之祿也夫試官降於正爵則其食不宜同且食必以久而奠則未久不奠亦仍食府史之食耳是試官之祿減也夫子論管仲之家臣云官事不攝焉得儉則凡官之攝不皆儉乎儉不在祿之寡乎是攝官之祿減也若公卿大夫而封邑王子弟封邑而爲公卿大夫則無庸別賦祿而總數復有所減此攝官之類亦不可稽者也

王自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何以知之曰孟子王制言君十卿祿謂庶邦之君也差而上之王之三公食二千有四十八夫則王當食二萬有四百八十夫矣公自食三百二十夫王

自食不當三千二百夫乎曰否公之所自食十其卿之全祿也則王所自食當亦十其公之全祿矣公自食果十其卿之全祿乎曰王制百里之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固殷周畿內外通行之祿制而八十里之國當亦無殊也八十里卽畿內百里國之去加田者故祿制亦當如畿外百里國也詳前後及中卷以一夫食九人推之食二百八十八人當三十二夫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當三百二十夫則三十二夫非一卿之全祿歟三百二十夫非一卿之全祿而君十之歟何以知后世子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婦官女給事王宮士庶子之食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饔人共王及后之六食內宰會夫人以下之財用會內人之稍食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古

伯行王宮士庶子之秩並在宮中而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則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當亦該之故知皆于王所自食中給也然則宮正所比官府之衆寡內宰所分居王內之人民皆給之稍食何以不列也曰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卽庶人在官者其所食皆列於前矣王宮士庶子之食奚視曰視府史而家不受田與公卿以下子弟之爲進士學士者同也婦官及王子弟之未官未封者卽視其所視爵之食乎曰否否后世子與王同養于膳夫所謂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容一家自爲分異也詳訂義陳君舉說然則三夫人以下當統于后之養未官未封之王子弟當統于世子之養本其所食要無幾耳女給事之食奚視曰此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

有家者當視在官庶人也

考祿田而及他法用何也曰他法用亦出於公田其夫數與祿食爲消長也他法用有幾其夫數幾何曰他法用自力役而外其在國中者舍人有賓客之簠簋之實車米筥米喪紀之飯米熬穀舂人有饗食之食米寡人有內外朝冗食者之食

折疑云謂之冗食者以其人自有廩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供之也

廩人有羣臣之

賜賜其在國中及鄉遂郊野者遣人有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凡賓客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掌固有衆庶守城郭溝池樹渠之稍食凡此諸條非人數不定則爲期無常其歲用夫數皆不若力役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五

可稽然要必以萬計矣力役之所用幾何曰小司徒之法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均以歲之上下均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如康成破旬爲均而通其率則每年役二日共役五百一十二萬日人食米通上中下年之率日六升四合二日斗二升八合畿內二百五十六萬人役五百一十二萬日共食米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斛以中地中年一夫人一百斛之數除之則用千六百三十八夫強所入也如近日方氏冬役三旬之說

折疑云十月納

禾稼日至而土功畢公私可用之期  
不過一月公旬用三日蓋九日也則豐年用九日中年六

日無年三日通其率則每年役六日共役千五百三十六萬  
日皆三康成之數其食米用田之凡視前數亦三之也凡起

徒役唯田與追胥竭作追胥不可稽四時之田其用幾何曰

田不給食也小禽私之既各有以自異獲者取左耳上復計

功而賞之  
州長遂師主  
田之賞罰要足償其勞矣故遺人頒委積廩人

治糧食皆專在會同師役而不及田也田不給食其他果皆

足以供乎曰三代之制國用也孟冬視民數歲杪視年之豐

耗又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其均節詳審如此

則祿食之外亦必各得其分夫安有一之不足也

王制謂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今不據以定王畿都邑之凡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七

何也曰縣內有七十里之國固殷制之不通于周者以是爲

據則妄矣

內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小司徒註

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

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

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公食王五百一十二

夫非一都之公田歟孤卿食王百二十八夫非一縣之公田

歟大夫食王三十二夫非一甸之公田歟若公所自食則所

謂君十卿祿也孤卿自食十其大夫大夫自食十其上士亦

由公之十卿祿差之耳公孤卿大夫亦皆爲君其采地亦皆

爲國乎曰都家之稱君稱國朝大夫有明文矣采地之食王

皆四之一何也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公之地視諸男故稅入于王亦視諸男孤卿大夫之入稅于王又自公例推之則左傳所謂卑而貢重者甸服見昭十三年此甸服指畿內是也其食王不及加田何也曰加田非采地之正無國征也其正者則八十里四十里二十里而足矣詳中卷

外諸侯之公田其王食與自食之數何以知之曰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故公田八萬夫而王食四萬夫也侯之地方四百里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故公田五萬一千二百夫者王食萬七千有六十餘夫公田二萬八千八百夫者王食九千六百夫也子之地方二百里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故公田萬二千八百夫者王食三千二百夫公田三千二百夫者王食八百夫也若其所自食則皆所謂君十卿祿也孤卿大夫之采邑其入稅于君幾何曰亦如畿內之公孤卿大夫也

內外諸侯之下士亦人食五十畝何以知之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實殺中士四之三則亦五十畝也耕者之所獲實百畝則其家亦別受私田五十畝若家滿九人而有餘子弟其受田亦五口當農夫一人矣下士固有爵者而其家不免於農乎曰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

免農者乎曰是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卽元士故元士之適子  
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

適子常在成均衆子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宮詳析疑諸子職

若中

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

本少故載師有儀註

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猶國君之士之子之耕也子男之  
大夫其祿不過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上士則其子若之何曰

大夫之子於國家祭祀爲舞人豈以小國而殊則亦學於諸  
樂官而已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受代耕之祿而耕者實百  
畝在孟子王制非謂其全食公田百畝之人而不別受田乎  
曰然蓋晚周士世其官則庶人在官者亦必世其職而子弟  
皆不復業農又或鄙鄴之官不必盡存存者不必皆以士致  
食祿者少而公田亦有餘故其制如此也夫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太

外諸侯之食王其九貢大宰有明文矣謂并供王行及使于  
諸侯及諸侯見王使于王往來過邦及王所以救邦國之食  
何以知之曰王行者王之巡守殷同征伐也掌客云王巡守  
殷國

按疏殷國卽殷同形謂國當作同字之誤也方氏云殷  
同卽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詳析疑大行人掌客二職

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百牲具則米禾之具不

必言矣大宰九式無軍旅蓋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

畿則侯國供其資糧也

見析疑  
大宰職

左傳鄭申侯見齊桓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屨

見僖  
四年

是小國于大國且然況諸

侯于天子乎以斯三者知供王行之食也崧高之詩云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周語稱王使爲過賓

則膳宰致殮廩人獻餼皆官正蒞事是皆供王使過邦之食

也聘禮云使者若過邦餼之以其禮註云賓介米皆百筭夫諸侯于鄰國聘使之過猶供其米則其供鄰國君見王使于王過邦之食可知矣王之使于諸侯何曰在大宗伯則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而祭五嶽祭四瀆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而各有五以嘉禮而以賑膳親兄弟之國以賀慶親異姓之國也在大行人則王撫邦國而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七歲九歲十一歲又徧省也諸侯之見王及使于王何曰在大宗伯大行人則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時聘殷覘與歸賑也在小行人則春入貢而秋獻功也王之所以救邦國者何曰此卽大宗伯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者五也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九

賜委之

大司徒亦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

有旤裁則令哀弔之皆治其事故夫令者固令鄰國之諸侯治者必使其國之有濟則于邦國之憂之大者不獨以俟國自食者救之而并以食王者救之亦可知矣

賞地加賞田與致仕官進士學士守固士庶子之食以減省

試官攝官封邑官之食當之其果足乎曰凡進士之任官必

試故試官最多士官事無攝公孤卿大夫則皆有攝官

詳鄭氏伯

謙太平經國書葉氏時禮經會元及訂義陳及之說三家語亦各有未當者

官而有封邑封邑而

爲官亦多有之三者之減省常祿實大以當賞地而下數者宜亦無不足也賞地之所自食有幾曰王食參之一則自食參之二矣經所云參之一食者何必非自食乎曰上云凡頒

賞地下云惟加田無國正則參之一爲國征而食之必在頌地之王矣致仕官之所食幾何曰於經無考也白虎通云三分其祿以一與之又引王度記云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當謂食大夫以上後說當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何以徵之曰致仕者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其家所受田謂之宅田亦半于農人見載師及士相見禮經註也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乎曰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當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于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然則仕者不世祿乎曰惟受采地及賞地之官得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世其祿

本趙氏孟子註

未受地者本非有大功殆養之沒身而已守

固士庶子之食奚視曰此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當視王

宮士庶子也其他已備論於前矣

余著此書起乾隆七年之春其正文三篇甫畢而心疾作疾已又他有修纂至十三年季秋乃能爲問答發明之凡得五十一條而書成友人顧君肇聲與徐君靈胎欲推廣窮經致用之義請版行之余遜謝不敢當旣復念此書固專考周家之祿然其他均平天下之大經連類推闡者亦不少而凡法與數間皆灼然美意之存矣苟明其法數以得其意而卽本其意以行其法數則雖時異乎古而或潤澤之或變通之亦自可無所不宜然則此書殆不無小補

於治道而正可以質世之究心經濟者乎遂以復於二君二君乃互勘而付諸梓人時十五年冬也形又書

此書既印行觀者且疑且信自度於義法無不得而數猶稍有參差屢思覆覈而心疾時發請正於明算者亦皆苦其繁委及又將印行乃力疾從事於官爵散數覈以前所爲官爵人數表於田數祿數覈以前所存田祿算法而復以官爵田祿參校其總散之數三日乃畢凡其間譌舛衍脫卽並刊修惟秋官下士本百九十七人誤少四人徒本二千有二十八人誤出掌客二十人誤少十人夏官徒本千九百四十四人誤多四人總數食數因而并誤者十餘件刊修則每行字數贏縮難齊又其誤於祿食大體無害故且仍之異時有重刻此書者據本數通覈而刪正焉斯完善矣表與書人數並依明嘉靖本方書之成友有執葛本掌客胥二人而徒三十以難胥一徒十之說者余卽於秋官徒中出三十人改三作二別爲掌客之徒補問答一條解之遂改合前後各數而不復以表讎對故生此二誤其他誤俱由寫者而余亦未之能正老且病則益善忘也果有重刻者掌客之徒問答條當去其前一難而稍改後二難續條狼條之末乾隆十六年六月晦日彤書

官爵篇下士秋官百九十三人當改三爲七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當改有七爲一十一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當改下五爲九徒夏官千九百四十八人當

改八爲四秋官千九百九十八人當改千九百九十八  
爲二千有二十八又掌客六字及其註當去凡萬三千  
七百七十八人當改七十八爲八十四通計二萬一千  
七百有三人當改三爲九存二千六百二十九人當改  
二十九爲三十三約四千三百四十人當於四十下增  
餘字祿田篇下士萬九千五百有七人當改有七爲一  
十一凡三萬九千有一十四夫當改一十四爲二十二  
庶人在官者二萬一千七百有三人當改三爲九凡萬  
有八百五十一夫五十畝當改有八百爲一千一百存  
三萬五千有三十夫當於三十下增八字約四千三百  
四十人當於四十下增餘字當食二千一百七十夫當  
於七十下增餘字通計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餘夫當  
改六千七百四十爲七千有六十其外九萬二千七百  
七十餘夫當改七百七十爲四百五十官爵篇掌客之  
徒條後二難之首當改爲然則胥之一必徒之十矣何  
玉府四胥而四十八徒也曰此十徒云云又工賈奄條  
狂夫掌帥百隸下二句當改爲而難則類胥也後序凡  
得五十一條當去一字七月朔又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周官祿田考

三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九

學海堂

尙書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虞書

曰放勳

放勳與重華文命皆帝號也據史記爲帝名此孔疏所謂號諡之名耳至放勳之義則蘇傳訓放爲法言堯有可法之大功者得之

克明俊德

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疏云使之助已施化此說不可易

九族

蔡傳較孔尤備但五服異姓四字當改爲異姓有服乃無筭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一

百姓

百姓謂諸錫姓之家畿內民庶亦包其中但不可用爲正訓耳

乃命羲和

羲和包下仲叔四人蓋此命同治厯於國都下文則命分往四極之地考驗也

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星謂二十八宿若水火土金水五星則三代以前不用之步厯蔡兼說非是 舜典七政非謂日月五星也詳見後

辰漢書謂日月所會而建所指也此說本劉歆二義須兼用厯謂以數推之象謂以法窺之數卽九數中差分贏不足旁

要諸數法卽渾天圖象與諸測驗之器凡皆所以爲定時之本也時字不與人字連古人自名厯日爲時孔子謂行夏之時卽此時也

漢律厯志引此文師古曰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此說最是星不必兼歲星斗星辰不必兼建所指○凡經傳專言星者皆指二十八經星若五緯則必各舉其名國語星在天龜律厯表以爲晨星乃脫文非專言星也至辰星並言之專爲二十八經星觀分命四節卽可知也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或云從來考景之法揔在日中若初出方納之景則太長而不可測蔡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秋分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二

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乃誤會考工及周髀之文而有是說不知彼以正四方故須眎出入之景此以定二分則必于日中較其景之長短各有當也彤按蔡傳固不精鑿而此說則尤謬本文明有出日納日之文不得云定二分亦在日中矣且賓餞之定二分其要在推測日出入之方位以驗其所在次舍耳于景之長短固無與也何必于日中測之哉  
暘谷立表正當卯位昧谷立表正當酉位故必出日之景當表西納日之景當表東于南北皆無少欹邪則日躔正直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賓餞二句確疏也

平秩東作

東作林解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取農作之義作如詩薇亦作

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此說勝孔蔡東作之物如夏小正所載榮黃菜繁田胡月令所載桃始華之類是也

平秩者均序其東作之物而一一考驗之蓋萬物有正當仲春間作者或至是而不作或已先作則不得仲春之真須更考驗故平秩句亦主殷仲春言也

廷芳按神農作耒耜以耕作蓋取諸益益初九利用爲大  
作正謂農作蔡說似不誤

以殷仲春 以正仲夏

漢律厯志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蓋言初氣可入前月中氣必在本月耳若中氣將入前月卽置閏以裁減之堯典曰殷曰正乃謂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沈徵君尙書小疏

三

分至時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與時之中雖日數不能無參差而氣朔則必相直故造厯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義也殷本訓中正對偏言要亦中也蔡傳所謂陽中陰中午爲正陽位子爲正陰位者于本義尙屬寬泛

廷芳按後漢志亦謂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

敬致

致謂測景以窮致日之所在也明都立表乃在中國之極南正當日道之下必是日中測景景全藏表足無分寸可見則日躔直午位正中而夏至可定矣明都夏至之表無日影

蔡引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爲證非是  
致日之時不專指夏至之一日須通是日前後言之賓饑並  
同蓋論麻成而考驗日景則正當分至之一日足矣若論造  
麻則必分至前後日加考驗然後可以得分至之真也

求分至原以殷四仲然經言殷四仲而不言殷分至則蔡以  
春分陽中秋分陰中解之亦非正義

廷考按元史天文志許衡郭守敬等作授時厯測驗共二  
十七處至爲詳密可得明都日景與地中日景之說

平秩南訛

平秩東作驗氣之生平秩南訛驗氣之長衰了凡謂春生之  
氣惟東方得其真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真故各就其方而  
考之是也作訛成易俱就草木言若鳥獸更有末句在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沈徵君尚書小疏

四

平在朔易

朔易謂萬物盡伏將更新也史記作便在伏物伏物是朔字  
意而易字意則無之

前三節俱言平秩而此獨言平在者生成變化俱在目前但  
須次序之而已若朔易則草木歸根氣已伏藏非詳察不能  
驗也故獨異其文云

以周禮冬夏致日之文準擬堯典則仲冬不言敬致者特蒙  
南方之文而互見耳未必盡如朱子許氏之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命羲和考驗分至以正四仲月然後季孟月可推而十二月

與二十四氣靡不相直但不置閏月則氣朔餘日無以消息其盈虛而四時猶不可得定歲猶不可得成也故復命之置閏云其法則孔疏蔡傳及金仁山之說備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驗日星民物固所以殷四仲而政令實從此而定如所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草木節解而備藏之類古人率作興事皆用以爲候造厯既成書于其上使百官得以順時行事而眾功自無不熙矣熙廣也亦光明也史記所謂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札之類是其事也。二句乃史官之詞非堯語

自分命至成歲皆定時事在授時之先厯象又在定時之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五

允釐二句則在授時之後 定時卽造厯也授時卽頒厯也

分命四節皆造厯之事姚承菴舜牧謂此實考驗以盡推步

之術耳若謂厯旣成而分職以頒布則豈下文置閏成歲爲

又成一厯耶

已上六節仁山謂堯初載事是也彤按史記厯書謂當時三苗亂德重黎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厯數失序是適當厯法極壞之日而羲和四子獨不忘黃帝顛頊之舊常故堯特命之掌厯事推步考驗以辨訛補缺革故更新而微顯精粗諸術無所不盡蓋厯法于是大備故古今中西治厯者總不能出其範圍云

置閏一節玩其辭氣若自堯始創者意當時已廢閏不僅如

史記所謂乖次者故云爾耶

克明俊德一節歷言內外之皆治是教成乃命羲和六節結以庶績咸熙是政成也其本在明俊德命羲和而明俊德命羲和又本于欽明文思二句蓋君身爲用人之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卽堯典之厯象日月星辰但此則以象該厯耳天官書以璿璣玉衡爲北斗者乃甘石輩因周用斗建而附會之唐虞實未嘗用建也詳見余北斗齊七政解中七政伏生大傳以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形謂天地人三者當易以歲月日合春秋冬夏爲七卽上所定之四時所成之歲下所協之時月所正之日也謂之政者貴各得其正也若五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六

星則當時尙未有步者余亦有說詳之齊七政謂以日月星辰之行度整氣交之日與月之正閏而不失四時之序以成歲也

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旣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夫月無中氣而指兩辰間則有中氣而指一辰可知月必以有中氣爲正若節氣往往跨兩月則斗柄亦兼指兩辰難以專屬徧指十二辰而二十四氣畢二十四氣畢而四時定四時定而歲成矣二書皆以斗建齊七政沿虞舜之法也天官書之說所以可從

廷芳按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是也斗之名見夏小正注史記者以第一星爲魁第五星爲衡第七星爲杓乃木下三建之名名之星經則以第六星爲璇第三爲璣餘星亦各有名蓋璿璣玉衡乃北斗本名夏以後始名曰斗故夏小正有斗柄語其更名北斗者對南斗稱之也又按史記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建時節卽齊七政之義

象以典刑 益稷所謂象刑是

朱子謂象者像其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此說最確詳見語類孔蔡解皆謬

象以典刑二句象與流皆刑名也典主也言象所以主眾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沈徵君尚書小疏

七

而流則所以寬其象刑也象刑有五故流亦有五青災皆肆也故赦怙終皆賊也故刑肆謂有故賊謂心存傷害

惠棟謂象者五帝時書名也厯象日月星辰厯書也象以典刑方施象刑惟明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八卦之書名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下之書皆稱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魏收春秋傳曰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象皆書名也

汝平水土

命禹平水土與下命稷播穀同是終事意蔡于此獨云錄其舊績乃仍孔傳稱前功之說所謂釐革未盡者也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文命禹號謂禹以所布于四海者敬承于帝也下文修六府和三事乃所布于四海之事以是敬承于帝欲其戒董勸相而俾之勿壞也蘇氏所駁非是

惠棟曰先生旣不信後出古文則此條可刪廷芳以底本

所載仍存之

撫于五辰

五辰卽五行也以其分旺于四時故謂之五辰耳蔡竟以四時訓之非是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治忽卽蒙上六律五聲八音說治謂克諧而無相奪倫忽則奪倫而不諧矣言卽詩也五言謂五典之言納者入之樂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八

章出者播而用之也六律所以正五聲八音六律五聲八音治則有以定五言之出納而詠歌無不諧故六律五聲八音之治忽不可不先察也聽謂審其高下清濁之節○治如樂記治亂以相之治周禮樂師治其樂政亂卽忽也有疎忽則亂矣○上段是作服禮之大者此段是定樂章乃樂之大者明則欲其辨聽則欲其和也舊說摠于本文不協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引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

也是九州之外卽爲四海其間更無餘地

詳見朔南暨下

蔡謂九州

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云云似九州外別有地迫于四海然者恐尙未穩孔謂迫于四海從京師至四海尤未明

確此蓋蒙上旬州字謂每州外廵四海之地又各建五長以  
統制之蓋加意邊徼且防禦四裔也其地在九州之內五服  
之外蔡于禹貢末又謂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  
長者是其言甚當而此註乃云九州之外蓋蔡以九州之  
地盡于五服而未知五服之尙不足以盡九州故耳

夏書

既載壺口

壺口在冀州岸大河其西北曰孟門爲河之上口西南隔岸  
曰龍門爲河之下口相距一百六十餘里龍門之南山曰呂  
梁皆正當大河之衝阻遏洪流河水所以橫溢冀雍間者由  
此也故鑿通諸山而冀雍之河患乃息然經但書載壺口者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九

治梁及岐

梁岐二孔謂皆雍州山而近日胡朏明禹貢錐指力主其說  
是大不然禹奠高山以別州境豈有冠以冀州而承以治雍  
之事乎蔡氏謂梁岐皆冀州山而以梁爲呂梁在今離石縣  
東北岐爲狐岐在今汾州介休縣其說是也但以二山爲河  
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則離石去河一百五十餘里介休去  
河三百三十餘里誠有如錐指之所駁耳然朱子謂龍門至  
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誠可畏尙未經鑿治時龍門  
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最

甚則呂梁狐岐去河雖遠而河水東滾而來嘗爲受惠之地故壺口事畢卽及之此正所謂疏洩其積潦以爲耕作地濬畎澮距川之功也

壺口旣載則河水無逆流橫出之患而呂梁狐岐之間水土漸平然向之積潦與小水之并入爲患者未盡去也故卽疏洩之使近河二三百里皆安定然後可施功于汾水矣錐指謂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蓋亦思之不審爾

旣載壺口自西南而東北則狐岐爲近而先治梁者以呂梁洪勢險助積潦爲害尤當急也

治岐之功於東南當自太岳之陰止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十

太原岳陽雖帝都所在然繇舊嘗爲隄防以障水其勢尙可緩故施功在梁岐後也

錐指謂地勢北高南下河水阻遏孟門一派滾往河東者當從吉州而南此言殊近理然傳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則其勢要不止爲患于近地故呂梁狐岐雖在吉州東北三四百里而河水當倒流之時從南以北隨處橫溢遂延及二山之間亦勢所必至固不必斷自吉州而南也

蔡旣以離石東北之呂梁爲梁山而復引爾雅梁山晉望春秋梁山崩呂氏春秋龍門呂梁爲證則梁山不仍屬雍州平宜爲錐指所駁也其引水經注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云

云是固離石之呂梁矣然近時閩百詩謂離石東北卽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並無所謂河流則道元之說亦可疑也形按鄙注原文曰善無水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是呂梁洪之險原因善無水之激盪而不與黃河交涉其曰河流者亦所謂北人得水通謂之河耳特其下復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則直以呂梁爲卽龍門南之呂梁其誤莫可解矣

錐指謂呂梁之誤總由不知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于他處此言固切中道元諸人之病然山名呂梁要非龍門南山所得獨專也按呂訓脊骨

出字林

梁訓橋蓋擬山石橫亘之狀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十一

以爲名故凡山之橫亘類脊梁者皆可受其稱龍門有呂梁離石亦自有呂梁也安必其相假乎

錐指又謂梁山卽呂梁又引水經注曰梁山卽龍門司馬彪注莊子曰呂梁卽龍門自雍州山言之語皆確當蓋呂梁雖屬梁山首然本一名而字有增減原可互稱呂梁之山雖總屬龍門之支然在禹時定總名龍門其析稱要出自後世耳

廷芳按莊子所謂呂梁在彭城懸水村非龍門呂梁也宜再考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賦貞金吉甫云貞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于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近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于厥田亦中下也諸州之賦或多或少

僅差一等故以錯字係于上下其義已明或異品則言上錯  
或有二等則言三錯至兗州以下而下而升爲中下則既是異  
品又中間相去二等且適與田品同故遂變文言同也 作  
十有三載則土性復而人功備矣故得同于厥田也

海物惟錯

錯謂治玉石之具豫貢磬錯專用治磬此則治凡玉石者也  
林蔡二家解得之錐指駁云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  
此則謬甚矣諸州之所貢者豈皆異耶

成賦中邦

成賦當屬上成則三壤爲句中邦當連下錫土姓爲句史記  
集解離斷如此蓋本鄭康成 中邦錫土姓一句乃下數節

皇清經解

卷三巨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三

之綱領中邦二字與末四海對四海謂四裔中邦卽九州錫  
土姓謂有功者列諸五服及十二師五長中其德盛者則更  
錫之姓也

或疑以九州爲中邦則要荒已屬蠻夷不有閔乎不知要荒  
之蠻夷在中邦四海之蠻夷在徼外固各自爲類也安得有  
閔且此說亦本康成

朔南暨

東西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蓋蒙上二句之文謂朔  
及流沙南及海省字可知也漸被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耳  
錐指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燉煌當之  
夫經云西被而居延澤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形

謂在燉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而  
所被所暨尚不盡乎此何則謂之流沙不過因沙土之隨風  
流行耳此本通典元和志若水經注所謂  
與水流行者特指居延澤而言耳故無論在西在北  
並得受其名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  
流沙此北漠槩稱流沙之切證然則凡沙土之環乎冀雍西  
北者皆禹貢之所暨所破也何乃更以燉煌居延爲去取哉  
此亦未明朔暨之義耳

南暨之海卽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堯典南交在五嶺之外岸大海所謂荊州之南垂水經注所  
引尙書大

傳爲虞南極太康地志者也漢初以其地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獻

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益卽梁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九 沈徵君尙書小疏

七

地并得鬱林合浦其餘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皆荆所并

本後漢書獻帝紀百官志是禹時交州本屬荆梁其與百越之在揚者同

爲南暨海之邊地無疑也雖指以九州大界南不踰五嶺者

非是雖指曰尙書大傳以交趾爲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是

交趾不可謂荊域也形按大傳言交趾爲荊州之南垂而不

言在其徼外則固屬荊域之中矣其云幽荒之外者幽要也

見爾雅疏蓋言在要荒二服之外非謂并不屬荊域中也雖指說

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冠禮

案士有已仕者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王制選士俊士進士皆是也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已仕之士也所引四民之士卽國之俊選未仕者也此士冠禮鄭乃至任職居士位者古者四十強而仕何童子任職之有下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蓋以王太子入學受教卽俊選之類則彼士固指未仕者而此爲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又案昏禮士乘大夫墨車註云攝盛則未仕者而加仕者之冠亦攝盛無不可也鄭專據周衰爲言謬矣近萬充宗亦辨鄭註但于士字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 沈徵君儀禮小疏 一 無確證耳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初儀賈疏謂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敖繼公斷自筮人執筮以下按此于筮遠日如初儀之下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則不吉而弗筮遠日事未畢也筮席不徹也故特性亦序宗人告事畢于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曰又筮曰如初者必於官戒乃退之下敘之矣敖說是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坵南南面

冠弁是主重于他器服故執之而不陳其序在陳器服後者爲執以待事南面向賓於卽位行禮宜近也

兄弟畢袵立

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無君謂凡未仕及去位者不貳采謂上下同色此云袵立卽所謂不貳采也兄弟是未仕者可知鄭註無可議敖謂袵乃被服之別稱而以畢袵立爲盡服立端則何以不言畢立端如昏禮之述從者乎而昏禮又何以旣言從者畢立端又言女從者畢袵立而各異其文乎則袵立之不得爲立端明矣女從者畢袵立亦降于女之純衣纁袵如兄弟所服之降于主人之立端也純衣纁袵疏謂卽祿衣是士妻助祭之服蓋畧與士之立端等

坐櫛設筭

亦贊者爲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

沈徵君儀禮小疏

二

筵于戶西

上筵于東序少北者將成之而示之代也此筵于戶西者有成而以客尊之也皆主人意也故皆主人之贊者爲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贊者之洗爲酌醴而洗觶也觶實于筐筐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又贊者初位在房中冠三加之後仍入房而筵又近在戶西則洗于房中固其所宜萬充宗讀贊者洗爲句而謂就庭中之洗洗觶失之矣昏禮舅姑醴婦分南北洗固取男女有別之義此冠後醴子陳器位人多在房中行禮又在戶牖間故于房中洗酌本非爲分別洗也安得以冠禮無婦人與事爲辭若云篇中無北堂別置洗之文則上于側尊一無醴

之下既云有篚實勺觶角柶此又云洗于房中則北堂之有洗亦可互見且少牢篇主婦洗于房中亦不言房中設洗而但言饌篚于房中與此同例特牲篇主婦洗于房中主婦洗于房中設洗之文故鄭直據昏禮記解之記云洗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此篇篚在服北次于醴篚之西當有洗洗之西則水也

奠筵末坐啐醴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愚按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鄭註云上謂席端公食記云蒲筵萑席皆卷自末註訓末爲終孔曲禮疏云終則尾也此筵北坐南鄉則筵末似在東方士昏禮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又云主人改筵東上註云鄉爲神今爲人疏云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此筵是爲人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沈徵君儀禮小疏

三

則筵末又宜在西方及觀鄉射席賓南面東上疏云王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乃知禮席之爲人者欲席端向主人故筵末必在西也若曲禮則是平常布席旣非席賓又別無爲神事故但隨陰陽坐之不嫌西上也此冠主在東席宜東上則以筵末爲西端是也必筵末啐醴者不敢當客位也啐醴之義于下經啐酒疏內詳之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東壁謂東堂下正東之牆萬說得之敖謂時母位在東壁當然也鄭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信若此言則母將亦如姑姊之在寢門內乎姑姊旁親不入廟可也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而母不與知非母道矣故雖冠子無

事不可不入廟俟見也取脯以見爲見也非爲脯也然必以脯者以脯而後可以見也冠于阼以著代而此仍降自西階不任代也不任代也者不敢也位于東壁蓋直主人初位之後于兄弟洗東之位則爲東北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子以成人見于母母雖尊之而不可以先拜若脯則父之所  
以禮其子者取脯以見不獨明其禮成且卽脯以達父成之  
之意于其母母之拜受宜不後于子之拜送也而尊成人之  
道亦寓乎其中此禮節之要而義之至精者故若醮若殺並  
複言之餘說皆非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沈徵君儀禮小疏

四

疏曰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可知也近萬  
充宗申之曰父爲冠主賓以成禮理無不拜當三加旣畢未  
醴之前時父在東序端賓在西序子卽是而拜無煩他適并  
不必降階故不著也故繼公則謂不見父者以難爲禮也蓋  
此時冠者于凡所見者皆不先拜而答拜乃其禮當然爾父  
至尊也是禮有不可行故闕之且父爲冠主雖不見之亦無  
嫌也不見賓者賓旣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  
幾于褻愚按經三加爵弁服纁裳韎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則服訖亦容出房而南面立矣南面立待賓醴也則無見父  
與賓之事矣若謂見于卒醴之後則醴卒便取脯見母不容  
見父而反在其後且見賓又當在何時醴之字之賓方爲冠

者成禮皆非所以見也故經不著見父與賓者實不之見也  
非省文也賈與萬皆非也其不見何也蓋見于母見于兄弟  
見于贊者見于姑姊皆冠畢而以成人見也所見者必先拜  
雖母亦寓之于受脯尊其成人而禮之也父爲冠主則成之  
者也賓與之加冠則爲其父而成之者也故皆不見也不見  
者不宜見也兄弟贊者雖有事助乎父與賓而已則以成人  
見無嫌也父成之而亦尊之故醴于客位賓成之而亦尊之  
故字之此皆經義之至密者也敖說近是而未得其要

歸賓俎

案有俎必有特性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  
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鄭云未聞而疏乃曲從之何  
皇清經解卷三百下沈徵君儀禮小疏  
也

五

洗有筐在西

醮不言設洗者賈謂上云醮用酒卽連云尊文勢如此故不  
得言敖謂醮而設洗之節亦與冠同故不復見皆非也冠一  
加卽一醮三加卽三醮是冠與醮當同一洗自不須更言設  
洗也云洗有筐在西則筐于設洗時已有之但冠而賓盥無  
所用筐故于醮見其文耳敖謂惟有筐異于冠此見其異者  
亦非亦與冠同冠字今本  
作醴誤爲改正辨之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既坐啐酒亦奠爵既降筵拜亦執爵興

立于筵西

註曰侯賓命疏曰侯賓命爲更加皮弁也愚謂上一加入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于房戶外之西待命也自房出而未及醴故房戶外之西爲便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醴訖故筵西便也

惟此條增減疏文

取簋脯以降

云簋脯者蒙上兩簋之文無義敖謂以別于所祭者迂也

屨夏用葛至不屨總屨

此論三服之屨不在前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匝一節後者一爲此篇是冠禮宜以冠弁爲主論冠弁而卽及屨非類也一爲執以待于西坵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論及執冠者面位已引到主人玄端爵鞞云云不可以論屨截斷文勢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

沈徵君儀禮小疏

六

一爲上文論所陳冠服器物俱爲下行禮而設今加冠三次但云服冠服而不及屨故論屨不須在行禮前也其不綴在三服下者以屨有約纒純絢纒純又有色有寸數若不言則漏畧若詳言則與緇布冠缺項等六物一例失賓主輕重之義故也疏乃謂皮葛不同且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則服固有裳屨不可從裳列乎皮葛雖不同將不可類敘乎二說皆非其不在戒賓等辭前者戒賓至爲字等辭蒙上論行禮而及之文類勢便亦不可以論屨截斷也故論屨一節不補在篇末無可附者此乃古人造文之法斷續參差要皆有謂後儒或移此于賓升則東面下非其序矣當仍從古本

爵弁纒屨黑絢纒純

鄭曰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敖曰黑屨青飾白屨緇飾則此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爲飾故越之而用黑焉按虞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考工記云凡畫纁之事後素功又云五采備謂之纁則古人五采皆用爲飾不廢白也鄭說不可易

戒賓白至惟其所當

敖謂以士昏禮例之此以下所載諸辭皆當爲記文乃在經後記前未詳按冠禮諸辭卽經也士昏禮經未及辭故于記補之又冠禮經詳故記但言冠義昏禮經畧故記皆補其所未備言各有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儀禮小疏

七

此見夏初以上無公侯冠禮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則亦用士禮冠之此見無天子元子冠禮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鄭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

此鄭註見

郊特牲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言不象賢則雖繼世而不得立爲諸侯故幼而卽位者俱以士禮冠之不成之爲諸侯也釋所以無公侯冠禮之意孔疏郊特牲此節云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乃是反說蓋執其詞而不逆其志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此申上五十而後爵之意以德之大小爲爵之大小則年未五十不必有大德故大夫之爵不及也

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見古者士但有名字而已今死而諡則文勝也言生無爵又因以官爵人而及之此冠義禮記郊特牲篇亦載之亦有繼世以立諸侯而下三節先儒謂于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郊特牲冠義末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治天下之道存焉象賢德殺二節亦發此義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

沈徵君儀禮小疏

八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